

雅思买分记：一嘲完美”生意

考前的凌晨，赵萱莹按照指令来到了“面授”老师的房间，并被要求脱掉鞋子、上交手机，还过了一遍扫描仪，完成这一切之后。她和其他14个考生一起窝在了宾馆里。

2020年12月，一名纽约高校的华裔教授发现，一名已经在11月因车祸意外离世的中国的留学生，依旧按时缴交报告及作业，甚至还寄了电子邮件给其他任课老师，这令整个学院的教职工不寒而栗。媒体的调查，随之展开……

此后的报导，揭开了一条服务于海外留学生的代考、代写、代上网课的灰色产业链。一位在英国从事此项业务的兼职学生说，如果被查到就是：“Private tuition”。

代写、代考、代上网课……仅仅只是留学“生意”中的冰山一角，真正的重头戏其实是出国前的各类语言“考试”。

第六次，总算过了

如果纯以参加考试次数来衡量的话，23岁的赵萱莹(化名)算得上是个雅思考试的“老炮儿”，6次考试的战绩至少让她在小圈子里无出其右。2018年毕业之后，她申请了英国伯明翰的研究生，拿到了Conditional Offer之后，只差最后的雅思分数就能自由地“远走高飞”。不过，这个“自由”的代价让她感觉褪了层皮。

2019年3月14日上午8点30分，赵萱莹带着忐忑不安的情绪走进了世纪香港酒店的雅思考场。

这是一个位于酒店会议室的考场，考生要经过安检、签到、拍照、放置物品等流程方可进入，确保在场没有任何可以作弊的“空子”，甚至连上厕所这一理由都需要经过当场监考官的审核与签名。

整个会议室整齐地放满了桌椅，间距不大，最前面是监考台，一场考试的监考考官超过10人。考生答题的工具——被考生们戏称2千多买的铅笔和橡皮也是统一发放。笔试部分分为听力、阅读、作文，每完成一科考官会统一收集考卷，并在规定时间内下发下一科试题。口语部分会安排在下午，考生会被随机分配到酒店的房间内根据考官现场给出的口语题目，进行一对一的交流。为了防止提前泄题导致作弊行为，除了像国内的高考一样进行“封卷”之外，雅思官方偶尔会临场“换题”，相对来说，这是一场比“高考”还严苛的规范考试。

但当既定的规则被某些灰色因素溃然推倒的时候，带来的却是一种粗劣的“拔苗助长”。

那一天，9点的钟声一响，试卷还没到赵萱莹桌上时，她已经迫不及待的张望，并且瞥到了一些模糊的试题，她脑子开始飞速旋转、回忆。

当赵萱莹清晰完整地看到听力试卷时，骤然心跳加速，甚至需要压着自己的情绪不让自己激动起来，生怕巡视的考场老师发现她的异样。

原本习惯翘起的“二郎腿”抑制不住的抖动，还不小心的抖落了桌上被撕掉包装的卫生纸，路过的一位监考老师走了过来，帮她捡起了纸巾，赵萱莹压下了情绪，跟监考老师眼神对视了一眼，说了一句略带口音的“Sorry, Thx.”

“稳住，稳住，别写全对就行，肯定过了。”赵萱莹在心里这么想到。

听力广播的Part2是一段关于地图的题目，广播进行到一半的时候赵萱莹不仅已经写完了所有答案，更小心翼翼的在试卷上用1、2、3、4的数字，把Part3的选择题答案写下，生怕自己“背乱了”。

阅读的部分，她按照“指导老师”的方法，装模作样的在试卷上留下一些笔迹，并且刻意的填错一些题目，免得被官方查到痕迹。阅读考试时间过半，赵萱莹完成了所有的答题，脑子里开始回忆下一科的作文范文。她比其他“面授”考生多交了2000元人民币，拿到了一篇所谓的6.5分范文。

“那篇范文根本背不下来，题目是关于当地旅游产业推广的。它(范文)里面用的一些词我都没见过，读都读不顺，别提背了。我就是个5分的水平，早知道就要个6分或者5.5分的范文，还不用多交钱。我就背了个大概，考阅读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作文，结果到最后还有很多没想起来，写了个5.5分。”赵萱莹回忆到。

对于赵萱莹来说“幸运”的是，这一场总计花费超过3万元的作弊考试，一切顺利。

在她完成大小作文筋疲力尽地趴在桌子上时，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。

“这是第六次考试，总算可以过了。”

路过的监考官，看着趴在桌上的赵萱莹笑了一下，似乎觉得习以为常。

交卷的那一刻，赵萱莹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好学生。她拒绝了同场考生的午饭邀约，匆匆离开。因为她知道，要回到凌晨那个“指导老师”的宾馆房间里拿自己的手机和行李，还需要支付1万5千元的余款。

赵萱莹手里攥着“指导老师”给的50港币零钱，打了辆车回到酒店，兴奋地告诉老师们答案没问题。又拿起手机给介绍“面授中介”Alex发了微信留言，转了一万五的尾款，并且被叮嘱不要对外张扬。

她饭也没吃，就去了口语考试的指定考场。在门口的7-11买了一听可乐，在酒店大堂找了个座位，拿出了一直准备着的口语素材背了起来。

“口语我整整背了200多页的素材，虽然我买了答案，但口语成绩这个是我硬生生的考出来，没有一点水分。”

13天之后，赵萱莹查到了成绩。口语：5.5、阅读：6.5、听力：6、作文：5.5、Overall：6。

赵萱莹将成绩截图给了“面授中介”Alex，得到66元的恭喜红包之后，Alex告诉她，同场考试的其中一位考生因为各科考分差异太大，被雅思官方抽查并认定为考试作弊，不予发放成绩。

“还好我故意写错了一些题，不然弄不好也被扣住了。”赵萱莹心里这么想。

几个月之后，赵萱莹顺利拿到了伯明翰大学IBM专业的CAS。9月份，她带着复杂的情绪登上了飞往大不列颠的航班，尽管在出关的时候听不懂海关人员的问询、在上课时只能零星听懂一些单词，偶尔会因为听不懂站台名称而坐过站，但她终究还是站在了大洋彼岸的土地上。

赵萱莹的“梦想”，只是每年数十万留学生的一个缩影。

根据艾媒网调查显示，从2013至2019年短短七年间，中国出国留学的留学生数量已经从41.4增至70万以上。有媒体指出，留学生数量的激增带来了一个“恶劣”的副作用，就是围绕着这些群体衍生的灰色产业的“繁荣”。

对于赵萱莹而言，途径的光明与灰暗已经不重要了，关键是能“考过去”。

再难回首的记忆

回忆起这六次考试的经历，赵萱莹总感觉是经历了一场死里逃生的历险。

“之前的4次考试我都在大陆地区考的，试了各种方法，自己也在做题，但是最后的总分都是5分。后来我在咸鱼上找了一个雅思补课的老师Anna，收费100一小时，我们每周会约个2-3次补课，Anna自己也考了很多次，目标分数7分，也没考到过。”

赵萱莹和这位Anna的关系，亦师亦友，也可以说是难姐难妹。她们一起补课，一起琢磨着考试的事情，在赵萱莹决定参加第五次考试之前，Anna提议，两个人不妨一起去香港参加考试，“亚太地区口语考试给的分数比大陆要高0.5分，而且她说自己找到了一个卖‘网传’答案的，一次过了就算了。八千元的答案钱，我和她一人一半，就这么又去了第一次香港丽豪酒店的考试场地。”

结果考试的那天凌晨，等到3点钟答案也没发过来，Anna都快哭了。直到接近4点半的时候，短信收到了大小作文的题目，两个人在宾馆里火急火燎的提前撰写，“我还想让她帮我修改下，看她那个样子感觉比我好不了多少。差不多7点的时候，发来了听力和阅读的答案，我把选择题答案‘翻译’成手机号码(ABCD=1234和5678)。”

到了考试的时候，一看到听力的试卷，赵萱莹就懵了：预先给的答案第一题和第二题是人名和数字，试卷上要填的是一个完整含义的单词。

“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‘被骗了’，Anna和我的考位距离很远，我转头看了她一眼。反正三科题目没有一个答案是对上的，整场考试完全没有心情，也不想做题，我就瞎写了。”

考完之后，赵萱莹和Anna在门口的公交站台等车的时候，Anna向她要钱，说自己垫付了答案的钱，让赵萱莹把应该掏的4千块给她。“我都想骂脏话了，强忍着绝望，让她等着，回北京之后给她。下午的口语考试我都没去，直接买了当天的机票走了，一刻

都不想留。”

回程途中，赵萱莹留了一个心眼，开始在网上搜索关于雅思卖答案的相关信息，最终“功夫不负有心人”，她找到了“面授中介”Alex。

在了解到赵萱莹的情况后，Alex给了几个方案：一个是过两个月再去考试，因为上一次考试总分只有4.5分，紧接着参加考会有被官方抽查的风险。

第二种，就说护照丢了重新补办一个新的护照，这样护照号码变了，雅思官方也会默认为是新考生，考点亚太地区随便选，都能拿到答案。

还有一种，是直接把手续给Alex，他安排人替考，交八万块钱，但是考试进场时需要拍摄照片，有一定的概率会在入境英国时被移民局查到。

思前想后，赵萱莹选择了第一种方式，和Alex商量好了2.8万元的“面授”价格，其中包含2000元的范文，通过淘宝支付1万元定金，考完如果答案正确支付余款，如果三科有一科答案不对，全部退款。

所谓“面授”，意指在考前拿到考题，并在“指导老师”的“辅导”下让考生熟记答案，最终得到一个所谓“心仪”的成绩。

这个怪异的“完美”生意，至今在某宝上依然活跃，只不过从原来的“一科不同退全款”改成了“按科目收费”。

而“面授中介”Alex的朋友圈，也不断晒出“面授成果”，业务范围扩大到了TOEFL、GRE。生意兴隆的他，据说在2019年12月还换了一辆“Ghibli”。

Alex最近的一条朋友圈时间停留在2021年3月4日，内容是“傻瓜式”操作过托福。

终于见到了“面授”老师

赵萱莹是考前一天飞到的香港，当天下午她按照Alex的指示准时在下午两点到了“面授老师”所在的湾仔帝盛酒店楼下，见到了两位操着北方口音自称工作人员的“老师”。他们让她在表格上找到自己的名字，看下如果信息没问题，就签个到，并互相加了微信。

“你先回自己的酒店休息吧，凌晨1-2点左右我会联系你，告诉你房间号，你直接到房间里来就行。”其中一位老师这么跟她说了。

赵萱莹粗略的看了下表格，上面大概70个人，还在最后一栏看到了介绍人信息，她自己这一栏里写着Alex推荐，还有其他人的这一栏写着“环球雅思、雅思直通车、游游雅思”等。

赵萱莹这才知道，Alex只是一个前端中介，他只是把自己介绍给了这两位老师。

刚签完名，另一位参加“面授”的考生Erik正好过来，两人顺势做了伴，准备一起找地方休息，等待凌晨的通知。

赵萱莹和Erik找了个沿街咖啡馆，坐了下来。聊了一会才知道Erik比她小几个月，是个“千禧宝宝”，湖南人，高三，读的是国际学校，要去加拿大读预科，手续全都办好了。但是此前雅思考试买了3次网传答案，结果都遇到临场换题。其中有一次答案对的，但是遇到了抽查，到了查分的那一天死活查不出分数。

赵萱莹也大致的说了自己的考试经验，一下子两位“同病相怜”的考生，大有相见恨晚的意味。

接近12点的时候，两人就来到了“面授”老师的酒店楼下。“实在是熬不过去，根本就不敢睡，也睡不着，倒不如直接去酒店楼下的酒吧里等着。”赵萱莹对Erik说完，两人就收拾东西准备出发去酒店。

凌晨的湾仔帝盛酒店附近很安静，一边是车流渐息的跑马地，一边是一片小墓群。

赵萱莹和Erik点了两杯喝的，找了个室外的座位坐着。接近凌晨1点的时候，又有一些学生模样的人陆续聚集在酒吧门口，有的拿出资料看了起来，有些点起烟，三五成群。

互相之间聊了几句就熟络起来，都是来参加“面授”的考生。大多数人都考过3次以上的雅思，其中也不乏考了6.5分的“佼佼者”，因为某一科小分没达标，短时间内又需要成绩单入学，只好出此下策。

2点左右，考生们几乎在同一时间收到了“集结号”，互相招呼着去到指定房间。

赵萱莹和Erik被分开来，临走前两人还拥抱了一下，相逢一场，祝彼此顺利。

赵萱莹来到房间的时候已经有10几个人在里面坐着了，除了那两位自称工作人员的老师之外，还有一位“面授”老师。他要求赵萱莹上交手机和身上所有的电子设备，并且脱掉鞋子，然后拿着扫描仪对着身上各个角落扫描以确保没有任何电子设备。

这套程序做完之后，让赵萱莹在房间里找地方坐着。

“那个房间里就一张办公桌还有一张小茶几，15个人根本没地方写东西，床上趴几个、办公桌上几个、茶几再弄几个，真的没办法。我在窗台边坐下来，想着等会儿试卷来了，可以在窗台上写。不过，房间的吃的、喝的都帮我们准备好了，反正不让我们出去，连上厕所后面都有一个人盯着。”

15个人到齐之后，“面授”老师给大家发了笔、橡皮和草稿纸，并说明了纪律。

“过会儿题目和答案都会给你们，你们尽全力背，但是不要想着抄着带出去，所有的东西都是不能带出这个房间的。手机和随身的行李我们都会保管好，除了明早要带的护照、准考证，其他东西你们考完来我们这里拿。还有，考试的时候别给我写全对，答案给你们了，自己动点脑子，要多少分写多少。”

有一个女生，打断了老师的话，问了一句：“我手机或者钱包总要带吧，不然我明早打车怎么付钱。”

工作人员看了她一眼，说：“手机你们别想了。打车的话，明早我们会根据你们的路程，帮你们叫好出发的车子，给你们每个人一些现金，你们可以打车回来，这下都放心了吧。”2点半左右，15个人都先拿到了大小作文的题目，赵萱莹多交了2000元，拿到了一篇定制的6.5分范文，有中英文对照，她用余光看了一眼边上考生的7分范文。

“我告诉你们，那时候我感觉7分的作文就不是人能看懂的，一句话里面，有7个单词就不知道啥意思，有一个单词叫‘Magnificent’你们谁知道什么意思？”赵萱莹在英国聚餐时和身边的朋友这么说。

凌晨4点，2份听力的试卷和答案下发到这15个考生的手里。面授老师说道，“临时接到消息，有可能会临场换听力题，大家不用紧张，两份里面一定有一份是对的，前面的作文和后面的阅读不会换题，你们放心背就好了。”

虽然这么说，不仅赵萱莹，房间里的所有考生都露出肉眼可见的紧张。

5点多，天开始有点亮了。阅读答案和试卷也如期而至。不过，赵萱莹脑子里还是在飞速背着作文，只好边背作文，边开始看阅读。

7点不到，有些考场距离较远的学生先行出发。赵萱莹看着他们离开，暗暗压抑着紧张的情绪。

7点半左右，赵萱莹一行4人，被工作人员和“面授”老师收掉了所有的试卷、答案、草稿纸和笔，带上护照和必要的资料也出发了。

在车上，他们都一言不发，口中念念有词地背着答案，生怕哪个顺序错了。同行的考生里有人问司机借了一支笔，在纸巾上提前默写答案。

这一场配合战，最终“完美”收官。

“后来我才知道，面授这个方法，是一个不公开的秘密。很多留学机构教雅思的老师大都知道这个方法，只是挑人下菜。我看到国内知乎、豆瓣等各大论坛上各种7分、7.5分、8分晒成绩的帖子，想想也觉得有意思，有这么多学霸么？反正不关我事，可能我只是单纯的酸而已。”赵萱莹叹了一口气。

无论如何，赵萱莹如愿来到了英国，Erik也在同一年顺利去了加拿大。

在经历了这些之后，每次听到身边有同学聊到国内有谁去香港、曼谷和清迈等考场考了高分的时候，赵萱莹都会一笑置之。她知道，分数根本代表不了什么，再大的难题都可以用钱解决，如果一次不行，那就再来一次。

2019年12月圣诞前，赵萱莹在学校的宿舍里对着一堆学期作业焦头烂额。纠结了一会儿之后，她拿出手机，在伯明翰的新生群里加了一位“代写”，付了500定金之后，她走出宿舍，去唐人街一家中餐馆点了一份“烧鸭饭”，然后约上了几位同学准备晚上去酒吧“练口语”。23岁的赵萱莹，就这么从一个怪异的“完美生意”里，又钻进了另一个“完美生意”。